

校园欺凌受害与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关系： 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甄瑞¹, 周宵²

(1.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2.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 310028)

【摘要】 目的:考察校园欺凌受害、公正世界信念、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之间的关系,明确校园欺凌受害影响PTSS的机制。方法:采用修订后的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版)、公正世界信念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问卷和修订后的PTSD症状核查表对848名经历校园欺凌的中小學生进行测查,用回归分析来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在控制性别和年龄之后,校园欺凌受害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SS,也可以通过公正世界信念来正向预测PTSS,社会支持不能显著地调节校园欺凌受害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但可以显著地调节校园欺凌受害与PTSS之间的关系,即校园欺凌受害对PTSS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社会支持水平的增加而降低。结论:公正世界信念受损是校园欺凌受害者PTSS发生的重要机制,社会支持可以缓冲校园欺凌对受害者PTSS的影响。

【关键词】 校园欺凌;公正世界信念;社会支持;创伤后应激症状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3.01.027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The Roles of Beliefs in Just World and Social Support

ZHEN Rui¹, ZHOU Xiao²

¹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²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beliefs in just world, social suppor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PTSS) among adolescents and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effect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 PTSS. **Methods:** 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 (Student Version), beliefs in just world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and revised PTSD symptom checklists were used to assess 848 students with bullied experience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main variables. **Results:**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not only had direc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PTSS, but it also had an indirec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PTSS by beliefs in just world. Social support had non-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to beliefs in just world, but it exerted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with PTSS. **Conclusion:** Beliefs in just world play an important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effect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 PTSS, and social support may buff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 PTSS.

【Key words】 School bullying; Beliefs in just world; Social support;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校园欺凌是指一名学生或一群学生对另一名无力反抗的学生发起的具有明确伤害意图的攻击性行为^[1]。有学者对国内外多项研究进行综述,发现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在20%至33%之间^[2]。目前,校园欺凌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顽疾,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与关注^[3]。有研究发现校园欺凌可以引发受害者出现诸如抑郁、焦虑等常见的心理问题^[4,5],也可以导致其出现创伤后的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PTSS)^[6,7]。特别是近年来,研究者对校园欺凌受害者的PTSS关注度逐渐增加。一部分学者认为校园欺凌符合DSM-5

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A标准(实际的或被威胁的死亡、严重的伤害或性暴力经历),可以直接诱发受害者的PTSS^[8];另有学者认为大部分的校园欺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创伤事件^[7],不过依旧可以引发受害者出现消极情绪、欺凌相关的侵入性记忆和想法、欺凌相关的令人不安的梦、躯体症状(诸如胃疼、眩晕)、注意力和睡眠问题、警觉性增高反应等创伤后的症状,导致PTSS的出现^[6]。搁置校园欺凌到底是否属于创伤事件这一争议,我们可以发现校园欺凌可以诱发PTSS^[9-11]。即便如此,相对其他重大创伤事件后的PTSS研究,对校园欺凌受害者的PTSS研究依旧较少,因此关于校园欺凌受害如何诱发PTSS的机制问题还有待深入地探讨。

实际上, Einarsen的团队^[12,13]认为,可以将欺凌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探索项目Q“受欺凌经历对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行为与生理机制研究”(LQ20C090006)

通讯作者:周宵, E-mail: psyzx@zju.edu.cn

类比作为一种创伤事件。基于破碎假设的观点^[14],他们强调欺凌可以挑战人们对世界的稳定看法,导致人们认为世界并非公平公正的,诱发个体形成消极的世界认知,增加个体对威胁的警觉性,扩大其消极情绪体验,从而导致个体出现消极认知和情绪、警觉性增高反应,最终会导致并加剧PTSS。可以说,公正世界信念可能是欺凌受害后PTSS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与破碎假设^[14]类似,公正世界信念理论^[15]认为,人们希望并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里,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不过,欺凌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威胁了这种信念^[16],降低了其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17],不利于个体有效地应对负性经历,增加了个体的消极认知和情绪反应,最终可能诱发或加剧其PTSS。

尽管校园欺凌受害可能通过挑战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间接地诱发PTSS,不过并非所有的校园欺凌受害者都会表现出PTSS。例如,一项对400名希腊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校园欺凌受害后有10%的人出现了PTSS^[18];也有研究对挪威的963名儿童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在受欺凌的男女生中,PTSS的发生率分别为27.6%和40.5%^[19]。那么,为什么有些欺凌受害者报告了PTSS,而另一些却没有呢?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校园欺凌受害在影响PTSS的过程中受到了某些因素的调节,其中社会支持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模型^[19],来自他人的支持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给个体物质帮助和情感支持,使他们相信自己依旧是社会群体的一员,人们仍然关爱他们^[20]。因此,即便个体遭遇了校园欺凌,他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可能也不会受到挑战。此外,社会支持也可以增加个体应对消极事件的内部资源,有助于其有效地应对欺凌带来的消极影响,缓冲受欺凌后的消极心理结果^[21]。据此,有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可以缓冲校园欺凌对受害者心理造成的消极影响^[22],保护校园欺凌受害者免遭消极心理的折磨^[23]。可见,在社会支持缓冲模型的理论框架下,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校园欺凌对受害者PTSS和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

不过,这些假设依旧是理论上的,需要实证研究予以证明。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明确校园欺凌对受害者PTSS的影响机制,基于破碎假设^[14]和社会支持缓冲模型^[19],我们预期校园欺凌可以直接导致受害者出现PTSS,也可以通过挑战其公正世界信念来诱发PTSS,而社会支持可以缓冲校园欺凌对受害者公

正世界信念和PTSS的影响。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浙江某地选取儿童青少年2265名,其中小学生92人,初中生1384人,高中生789人。根据谢家树等人^[24]的建议,如果被试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版)的任何一个题目选择“一月一两次”及以上,就认为该被试受到了该条目所在维度代表的欺凌,这也意味着该被试受到了欺凌。依此标准,我们发现在2265名青少年中有848名受到了欺凌。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这848名受欺凌的青少年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小学生46人(5.4%),初中生639人(75.4%),高中生163人(19.2%)。男生有510人(60.1%),女生有335人(39.5%),有3人未填答性别。平均年龄为14.30($SD=1.57$)岁,范围在10至18岁之间。城镇学生605人(71.3%),农村学生228人(26.9%),15人未报告户籍。单亲家庭100人(11.8%),完整家庭742人(87.5%),6人未报告此项。独生子女415人(48.9%),非独生子女426人(50.2%),7人未报告此项。

1.2 研究工具

1.2.1 校园欺凌受害 本研究采用谢家树等人^[25]修订的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版)评估青少年的校园欺凌受害情况。该量表共有17个题项,分言语、身体、社会/关系和网络欺凌受害四个维度,其中第13项作为筛查项目不计入数据分析。量表的题项采用Likert六点计分,其中0代表“从来没有”,1代表“偶尔”,2代表“一个月一两次”,3代表“一个星期一次”,4代表“一个星期多次”,5代表“每天都有”。得分越高表示被欺凌越严重。在本研究,该量表的信度指标良好($Cronbach's\ alpha=0.89$)。

1.2.2 社会支持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26]调查青少年感知的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包括12个题项,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人支持三个维度。每个题项采用七点计分,其中1代表“极不同意”,7代表“极其同意”。总分越高说明感知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指标($Cronbach's\ alpha=0.96$)。

1.2.3 公正世界信念 采用蒋奖等人^[27]修订的Dalbert^[28]编制的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共计12题,分自我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两个维度,每个维度6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5代表“完全符合”。在该量表中,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即相

信世界对我来讲是公正的,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则是相信世界对其他人来说是公正的^[29]。对于校园欺凌受害者而言,欺凌挑战的公正世界信念主要体现在世界对自我来讲是否公正,即欺凌主要影响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因此,本研究选取自我公正世界信念这一维度开展研究,在本研究中该维度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alpha=0.88)。

1.2.4 PTSS 采用 Zhou 等人翻译并修订的 PTSD 症状核查表测量校园欺凌受害的青少年 PTSD^[30]。该量表共计 20 个题项,分侵入性症状簇、回避性症状簇、认知和情绪的负性改变症状簇和警觉性增高症状簇。每个题项采用 0~4 五点计分,其中 0 代表“完全不符”,4 代表“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alpha=0.95)。

1.3 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0.0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首先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来考察本研究是否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的结果发现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 14.31% 和

10.74%,均小于 40.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接下来,利用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来考察变量水平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利用分层回归来考察校园欺凌受害、公正世界信念、社会支持与 PTSS 之间的关系。

2 结 果

2.1 校园欺凌受害、公正世界信念、社会支持与 PTSS 之间的相关

对青少年的性别、年龄、校园欺凌受害、公正世界信念、社会支持与 PTSS 之间的关系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性别(1=男,2=女)与公正世界信念呈显著负相关,与 PTSS 呈显著正相关。年龄与校园欺凌受害、公正世界信念和 PTSS 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校园欺凌受害与公正世界信念和社会支持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 PTSS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 PTSS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 PTSS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校园欺凌受害、公正世界信念、社会支持与 PTSS 之间相关分析表

变量	M(SD)	1	2	3	4	5
1.性别	--	1.00				
2.年龄	14.30(1.57)	0.01	1.00			
3.校园欺凌受害	16.11(13.40)	-0.02	-0.12**	1.00		
4.公正世界信念	18.99(5.94)	-0.11**	-0.13***	-0.15**	1.00	
5.社会支持	54.72(17.74)	-0.03	-0.03	-0.15**	0.59**	1.00
6.PTSS	26.12(20.34)	0.26***	0.08*	0.31**	-0.26**	-0.19**

注:* $P<0.05$,** $P<0.01$,*** $P<0.001$ 。

2.2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与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基于相关分析的结果,我们控制了性别和年龄之后,利用分层回归考察了在校园欺凌受害与 PTSS 之间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 2。为了控制性别和年龄的作用,我们在四个回归方程的第一层都纳入了性别和年龄。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中心化后的校园欺凌受害纳入方程 1 的第二层来考察其对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之后,校园欺凌受害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公正世界信念;在方程 2 中,我们将中心化后的校园欺凌受害和公正世界信念分别纳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和第三层,结果发现校园欺凌受害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 PTSS,并且在控制了校园欺凌受害之后,公正世界信念可以显著负向预测 PTSS。结合方程 1 和 2 的结果,可以发现校园欺凌受害可以直接正向预测 PTSS,也可以通过公正世界信念来正

向预测 PTSS。采用 Bootstrap 检验进一步考察这一中介作用的显著性,结果发现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校园欺凌受害经公正世界信念预测 PTSS 的间接效应值为 0.046,其 95% 置信区间(CI)的下限为 0.021,上限为 0.079。中介效应的 95%CI 不包括 0,说明公正世界信念显著地中介了校园欺凌受害与 PTSS 之间的关系。

在方程 3 中,我们将中心化后的校园欺凌受害和社会支持纳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将两者之间的乘积项纳入第三层,结果发现中心化后的社会支持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公正世界信念,不过中心化后的社会支持和校园欺凌受害之间的乘积项对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不显著,说明社会支持不能显著地调节校园欺凌受害与公正世界信念之间的关系。方程 4 在方程 2 的基础上,将中心化后的社会支持和中心化后的社会支持与校园欺凌受害之间的乘积项分别

纳入回归方程的第三、四层,结果发现控制了校园欺凌受害后,社会支持对PTSS的作用不显著,公正世界信念依旧对PTSS发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中心化后的社会支持与校园欺凌受害之间的乘积项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PTSS,说明社会支持可以显著地调节校园欺凌受害对PTSS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明确社会支持在校园欺凌受害与

PTSS之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将社会支持分为高、低两个组,然后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发现,在高社会支持组,校园欺凌受害对PTSS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30, t=4.30, P<0.001$)显著地弱于其在低社会支持组的作用($simple\ slope=0.54, t=8.93, P<0.001$)。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变量	方程1:公正世界信念		方程2:PTSS		方程3:公正世界信念		方程4:PTSS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11	-3.19**	0.27	7.85***	-0.12	-3.35**	0.27	7.85***
年龄	-0.13	-3.74***	0.08	2.37*	-0.13	-3.76***	0.08	2.37*
校园欺凌受害	-0.18	-5.11***	0.33	10.33***	-0.09	-2.99**	0.33	10.37***
公正世界信念			-0.17	-5.28***			-0.14	-3.42**
社会支持					0.57	20.11***	-0.07	-1.71
社会支持×校园欺凌受害					-0.00	-0.09	-1.00	-3.14**

注:* $P<0.05$,** $P<0.01$,*** $P<0.001$ 。

3 讨 论

本研究从2265名中小學生中篩查出有校園欺凌受害經歷的848名學生進行研究,主要考察其校園欺凌受害後PTSS的發生機制以及社會支持在這一過程中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在控制性別和年齡之後,校園欺凌對受害者的PTSS具有顯著的正面預測作用,這與以往的研究一致^[6,7,10,11]。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欺凌是一種重複地、長時間地對某一個體的伤害^[11],這種伤害具有不可預測性、不可逃避性的特征^[7]。經歷這種欺凌的受害者,可能會對不可預測的欺凌相關線索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性,也可能因欺凌的不可回避性而產生消極的認知和情緒,甚至出現噩夢、閃回等反應^[32],這些都是PTSS的典型症狀。因此,可以說校園欺凌可以直接誘發PTSS。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中小學階段不僅是個人獲取書本知識的重要時期,也是其學習社會技能的重要階段。在這個階段,青少年遭遇校園欺凌,可能會對其社交技能產生長期的消極影響^[11],誘發個人的孤獨,降低個人應對欺凌事件的效能^[33],這也可能導致其出現消極的認知和情緒、回避行為等,誘發並加劇PTSS。

校園欺凌除了可以直接誘發PTSS之外,也可以通過損害個人的公正世界信念來誘發或加劇PTSS,這與我們的假設一致,也支持了破碎假設^[4],說明欺凌經歷可以挑戰受害者關於世界公正公平的信念系統,導致PTSS。實際上,人們通過與他人的交流獲得了關於世界的認識,良好的人際關係可以幫助個

體形成積極的世界認知,促使他們形成公正的世界信念^[34]。然而,校園欺凌損害了人際之間的交流,導致個人感知到來自世界對其自身的不公平的待遇,威脅了其公正世界信念^[16],增加了不公正世界信念的可能性^[17]。這一方面會使個人不願面對消極事件,甚至不願在消極事件之後做出改變,導致個人出現回避性的反應;另一方面,這也會增加個人對於消極事件的警覺性反應,例如憤怒的情緒^[35]。此外,這甚至會引發個人的絕望感^[17],誘使個人出現消極的情緒等。由於這些反應都是典型的PTSS,因此可以說校園欺凌後的公正世界信念受損可能會引發個人的PTSS。

儘管如此,我們發現校園欺凌對受害者PTSS的影響也受到了社會支持的調節,主要是調節校園欺凌對其PTSS影響的直接路徑。這部分地支持了我們的假設,也與以往的研究一致^[21,22],說明社會支持確實可以緩衝欺凌對消極心理結果的影響,支持了社會支持的緩衝模型^[19]。實際上,社會支持提供給人們一個安全的环境氛圍和應對資源^[36],有助於減低個人的威脅感^[37],改變其注意的焦點,使其從校園欺凌的負面線索中分離出來,增加積極應對,從而緩衝欺凌對其心理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即便個人遭遇了校園欺凌,高社會支持的受害者也能有效地應對,從而降低了其PTSS發生的可能。不過,由於公正世界信念的相對穩定性^[38],一旦其被欺凌所挑戰之後,即便提供社會支持,也難以幫助受害者的信念系統恢復到欺凌前的水平。因此社會支持難以顯著地調節校園欺凌對受害者公正世界信念的影響。

参 考 文 献

- 1 Olweus D. School Bullying: Development and Some Important Challenges. In Nolen-Hoeksema S, (Ed).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3, 9: 751-780
- 2 王玥. 心理学视域下校园欺凌的形成机理及对策.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32-45
- 3 孙锦露. 我国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 181-191
- 4 Chou WJ, Wang PW, Hsiao RC, et al. Role of school bullying involvement in depression, anxiety, suicidality, and low self-esteem among adolescents with high-functioning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0, 11: 9
- 5 Zhang H, Chi P, Long H, et 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Roles of self-compassion and hope.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9, 96: 104072
- 6 Baldry AC, Sorrentino A, Farrington DP.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mong Italian preadolescents involved in school and cyber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9, 28(9): 2358-2364
- 7 Ossa FC, Pietrowsky R, Bering R, et al.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targets of school bullying.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2019, 13: 43
- 8 Guzzo G, Pace U, Lo Cascio V, et 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post-traumatic symptom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exithymia.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 7(1): 141-153
- 9 Nielsen MB, Tangen T, Idsoe T,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s a consequence of bullying at work and at school.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5, 21: 17-24
- 10 Idsoe T, Dyregrov A, Idsoe EC. Bullying and PTSD symptom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2, 40(6): 901-911
- 11 Litman L, Costantino G, Waxman R,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amo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15, 28(4): 348-354
- 12 Mikkelsen EGe, Einarsen S. Basic assumptions and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among victims of bullying at 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2, 11(1): 87-111
- 13 Matthiesen SB, Einarsen S. Psychiatric distress and symptoms of PTSD among victims of bullying at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2004, 32(3): 335-356
- 14 Janoff-Bulman R.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 15 Lerner MJ.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0
- 16 Donat M, Umlauf S, Dalbert C, et 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teacher justice, and bullying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2012, 38(3): 185-193
- 17 Liang CTH, Borders A. Beliefs in an unjust world medi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2, 53(4): 528-533
- 18 Andreou E, Tsermentseli S, Anastasiou O, et al. Retrospective accounts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t school: Association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2021, 14(1): 9-18
- 19 Aneshensel CS, Stone JD. Stress and depression: A test of the buffering model of social support.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82, 39(12): 1392-1396
- 20 Baumeister RF, Leary MR.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7(3): 497-529
- 21 Cheng ST, Cheung KCC, Cheung CK.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Hong K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8, 64(6): 766-776
- 22 Yin XQ, Wang LH, Zhang GD, et al. The promotive effects of peer support and active cop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boarding students. *Psychiatry Research*, 2017, 256: 59-65
- 23 Natvig GK, Albrektsen G, Qvarnström U. School-related stress experience as a risk factor for bullying behavior.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01, 30(5): 561-575
- 24 谢家树, 魏宇民, Zhu Z. 当代中国青少年校园欺凌受害模式探索: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1): 95-102
- 25 谢家树, 魏宇民, Bear G.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中文版再修订及初步应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2): 259-263
- 26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27 蒋奖, 王荣, 张雯. “蚁族”群体的公正世界信念与幸福感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 29(2): 208-213
- 28 Dalbert C.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 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999, 12(2): 79-98
- 29 周春燕, 郭永玉. 公正世界信念——重建公正的双刃剑.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1): 144-154
- 30 Zhou X, Wu X, Zhen R. Assessing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DSM-5 PTSD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fter the Ya' an earthquake. *Psychiatry Research*, 2017, 254: 33-39

(下转第193页)

- 17 白学军, 刘旭, 刘志军. 初中生社会比较在成就目标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心理科学, 2013, 36(6): 1413-1420
- 18 马皓. 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心理学报, 2012, 44(3): 377-387
- 19 陈海贤, 何贵兵. 识解水平对跨期选择和风险选择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1, 43(4): 442-452
- 20 Rachlin H, Jones BA. Social discounting and delay discounting.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08, 21(1): 29-43
- 21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6): 942-950
- 22 Xu G, Sanfey AG, Xia CY. Social rank and social cooperation: Impact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on cooperative decision-making. *Plos One*, 2017, 12(4): e0175472
- 23 Liu L, Feng T, Suo T, et al. Adapting to the destitute situations: Poverty cues lead to short-term choice. *Plos One*, 2012, 7(4): e33950
- 24 Kay AC, Whitson JA, Gaucher D, et al. Compensatory control: Achieving order through the mind,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heave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18(5): 264-268
- 25 Moore D. Perceptions of dense of contro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expectations of young jews and palestinians in israel.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143(4): 521-540
- 26 Faul F, Erdfelder E, Lang AG, et al. G*Power 3: A flexibl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the social, behavior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7, 39(2): 175-191
- 27 Morean ME, Demartini KS, Leeman RF, et al. Psychometrically improved, abbreviated versions of three classic measures of impulsivity and self-contro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4, 26(3): 1003-1020
- 28 Watson D, Clark L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 1063-1070
- 29 Kirby KN, Petry NM, Bickel WK. Heroin addicts have higher discount rates for delayed rewards than non-drug-using contro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99, 128(1): 78-87
- 30 佟月华, 韩颖. 延迟折扣的任务呈现方式、数学模型与测量指标.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5): 585-588
- 31 聂佳, 郑丽娜, 张微. 冒险情境与奖惩信息对网络成瘾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4): 601-604, 617
- 32 Liu Y, Zhang D, Luo, Y. How disgust facilitates avoidance: An ERP study on attention modulation by threats. *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5, 10(4): 598-604
- 33 Moreira D, Barbosa F. Delay discounting in impulsive behavior. *European Psychologist*, 2019, 24(4): 312-321
- 34 Johnson B. Look up, look down: Articulating inputs and outputs of social media soci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021, 4(1): 28-53
- 35 Yan YS, Stein JS, Bickel WK, et al. Bleak present, bright future: Online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 scarcity, delay discounting, and food demand.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 5(4): 683-697
- 36 周凡, 冯廷勇. 跨期决策基于大脑结构与功能连接的神经基础.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2): 418-422, 353

(收稿日期: 2021-10-30)

(上接第152页)

- 31 Smith PK, Singer M, Hoel H, et al. Victimization in the school and the workplace: Are there any link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3, 94(2): 175-188
- 32 Walsh BR, Clarke E. Post-trauma symptoms in health workers following physical and verbal aggression. *Work and Stress*, 2003, 17(2): 170-181
- 33 Salmon G, James A, Smith DM. Bullying in schools: Self reported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 esteem in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BMJ*, 1998, 317(7163): 924-925
- 34 Zhou X, Zhen R, Wu X. How does parental attachment contribute to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adolescents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Testing 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2019, 10(1): 1605280
- 35 Lench HC, Chang ES. Belief in an unjust world: When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fai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7, 89(2): 126-135
- 36 Zhen R, Quan L, Zhou X. How does social support relieve depression among flood victims? The contribution of feelings of safety, self-disclosure, and negative cognit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229: 186-192
- 37 Hornstein EA, Eisenberger NI. A social safety net: Developing a model of social-support figures as prepared safety stimuli.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8, 27(1): 25-31
- 38 Hafer CL, Rubel AN. Chapter two - the why and how of defending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n Olson JM, Zanna MP,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2015. 41-96

(收稿日期: 2021-09-21)